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三

掌禮部三十一

議第二十一

唐揚公為左司郎中大中十三年二月宣宗追尊順宗憲宗謚謚
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官議發與都
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粟王外祔之後在禮無改
造之文亦無重加等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夙無其文周
加大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待命王周遂加王號未文改謚易
主具之物大條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
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
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大有攷恣之君

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文策可以
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
本琅邪王妃亮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大廟
賀德請重造新王改造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
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
禮似不同時諂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量晉事又絕非
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以祔別廟正為
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子正得其宜
今及別造新主題去大字即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
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以漢律
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臣遂默塞不敢出

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媿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
臣謹按國朝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議
里廟奉祀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祔主升祔大廟既言於舊廟奉
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大
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
造重題之文若故已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
謚于廟而止其以這神主故事有開元初大常卿韋縠以高宗
廟題武后神主云太后聖皇帝武氏縠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
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
重造之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
但以新謚實用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臣

獲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為是

令狐綯為相大中五年十一月奏准大庠禮院奏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准今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
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歆於京城內置者但
准舊於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
天門街左右有廟予許令私第內置若令依會昌五年勅文盡
勒於所居處置廟兼恐下年間私廟漸逼于宮壇齊人必苦於
吞併正具詳本末莫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
私廟其餘園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
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
三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
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
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中兩壁三分
之一近去地肆尺開一瑞室以石為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
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並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為定制
其烹飪之禮除依舊禮文必牢特具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
熟饌者並聽仍請小為定式從之

李景儉為御史大夫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輟朝三
日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
朝之效北於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
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於先王
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

親伯叔弟兄即服齊縗周年所以踈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借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兩日

牛叢為大常卿中和元年四月僖宗在成都府有司請享大祖

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叢與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

狩以迂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于祖禰遂

奉以出奉帛幣帛皮珪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

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業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文

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吳及左丞崔厚為大常卿卿遂議立

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宗敬殿之前架屋幕為十一室又

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為止之可也殷盈孫

為大常博士光啟三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

駐鳳翔德院奏皇帝還宮先謂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

准禮以脩奉者禮院獻議曰案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

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大廟四室

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大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

元年肅宗還京即以宗廟為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廟哭歷

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時然帝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

情禮切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

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以府監

擇日作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一月

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申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
年冬再有震雷驚俄然幸主宗祐迫蒼黃伏以移蹕鳳翔未敢
陳奏今將迴鑿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勅命
所司參詳典禮脩奉勅曰朕以涼德祇嗣寶鬲不能上承天休
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屬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蒸嘗
廢闕敬承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脩大廟使宰相鄭延昌
奏大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
不少無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脩奉為復更
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
藏方虛須資變禮切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大廟未成具新造神
主權於長慶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候廟成
方為迂附今京城除克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
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大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
之中陳設隘狹請更續脩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
其三六后廟即於少府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饗之
所敕二日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王太后神主祔
饗於大廟王后者字明大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恭僖皇太后
王氏敬宗之母貞獻皇太后常氏文宗之母三后皆作神主有
故不當入大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一年五享及三年一
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大廟之文至是亂離
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歆以三大后祔享盈孫獻議非
之曰臣謹按三大后憲宗穆宗之後也二帝已祔大廟三后所

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全今有司
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大廟爭戾之甚臣切究事
体有三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大廟祔於祖姑之下
此乃皇后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
成肅明弃世睿宗在位元獻弃世 宗在位昭德弃世肅宗在
位四后於大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大廟合食之主故禘
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大廟有本室
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大廟合食之主
故禘祫乃升大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
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
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
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大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
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
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至憲宗在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
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安祖母故題其主為大皇太后與恭僖貞
獻亦同帝在位后元祔神主之列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
享大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太后禘祫於大廟儀注內常侍
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亦皇帝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
享大廟然后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大皇太后且大廟中
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大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
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郝與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
禮要云舊與同立姜嫄別廟四時薦祭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

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全今有司
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大廟卑戾之甚臣切究事
体有三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大廟祔於祖姑之下
此乃皇后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
成肅明弃世肅宗在位元獻弃世 宗在位昭德弃世肅宗在
位四后於大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大廟合食之主故禘
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大廟有本室
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大廟合食之主
故禘祫乃升大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
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
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
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大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
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
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至憲宗在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
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皇太后與恭僖貞
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
享大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大廟儀注內常侍
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亦皇帝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
享大廟然后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大皇太后且大廟中
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大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
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郝與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
禮要云舊與同立姜嫄別廟四時薦祭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

不入大祖廟為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大后禘祫於大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入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由不入大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為並皆題於別廟為宜且恭僖貞獻二廟此在朱湯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盛儀衛至多咸通中之時累遇大饗宜目相接歲代未遑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也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大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大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之大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宰相孔緯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曰近不可遽改且行之於是遂以三大后祔祫大廟達禮者譏其大謬

薛昭緯為禮部員外郎光啟三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與聖二后及懿祖獻祖神主先祔興聖德明廟通為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后功非創業義止追封具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帝泓躬屋乃已之例因而廢之敕下百僚諸省會議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理當據

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為遐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
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
之前別議立廟以至二漢則可明徵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
興聖本非經據蓋如始王於涼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
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不為憲章之驗重以憲祖
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祀理當毀廢迂於二廟亦
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
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辛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
尊大祖次祖為帝而以獻宗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
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魯廟災曰其
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灾炳然之徵不可忽
也據大常禮院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
及晉常引屋朽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興聖等四室
請依禮院議奉勅依典禮付所司

梁末帝貞明中諸王納妃公主下降皆宮殿門廷行揖讓之禮
物議非之大常少卿馬縞上疏曰臣聞詩美何穰傳稱築館將
就肅雍之德必分內外之規故曰主王姬者自公門出舊禮以
几筵告于宗廟以俟迎者故於朝之外朝門築館得禮之正也
昔漢賈誼上書云古者見君之乘車必下見君之几杖必起入
正門必趨又孟子云朝廷不歷位而與人言不踰階而相揖孔
丘過位色勃蘧瑗望閔風趨近亦有僕射與員外郎共列謝官
班次蓋以公器不私尊無二上亦得禮之正也臣以入正門必

趨不踰階相揖著於前史實有舊文則豈可臣下而於宮殿門庭行賓主揖讓之儀使華夏觀禮之人惑於非據言動必書之史疑爽彞倫臣雖處典司寧分禮道以其所見恐未合宜伏乞宣付中書門下參酌可否施行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太常禮院奏准制尚書令秦王李茂貞備禮冊命檢詳舊儀無不帶節度使判冊之命宜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凝封楚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羊輅一乘載冊犢車一乘并本品鹵簿鼓吹如儀從之

是月祠部奏本朝舊儀大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大廟及請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

四月太常禮院奏准制以此月十三日行皇后冊禮令檢詳臨軒命使用皇后舊儀皇后廟見如納后之儀受冊後合別定廟見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車鹵簿鼓吹儀杖導從從之又奏議按開元禮臨軒冊皇后表謝朝皇太后並如納后之儀不載朝謝皇帝之禮准納后儀則皇帝服袞冕降迎於門恐禮太重今詳酌請其日常服御內殿皇后首飾帔衣尚儀引入至殿廷階間再拜又再拜訖退如常儀從之

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在鄴都興建之時於北京已置宗廟自六龍都洛却復本朝宗祧詳求典禮無二廟之文其北京廟據禮撤去遂下尚書省議其可否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宮室之制宗廟為先陛下卜洛居尊開基御宇龍棲鳳輦式

當表正之初玉葉金枝悉在股肱之列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
京先置宗廟不宜並設竊以每年朝享固有常儀時日既同神
何所據常聞近例禮有從權如神主已脩迎之藏於夾室若廟
宇已崇虛之乃為常制昔桓公之廟二主靡有所從由是古者
師行亦從遷於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悉謂非宜漢皇之變豐
滕終無所設而况今廟故事禮院具明且洛邑舊都高丘正位
當定鼎測圭之地乃居衝處要之方今則皇命承天握圖慕祀
九州是務四海為家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虧可久
理務從長北京宗廟請停從之

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大常禮院人每年大微宮五薦獻南郊壇
四祠祭並宰臣攝太尉行事唯大廟時祭獨遣庶寮雖為舊規
慮成闕禮臣等商量自此後太廟祀祭亦望迭差宰臣行事從
之是月大常禮院奏按本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婚禮得服袞
冕劔珮衣九章今皇子興聖宮使繼岌雖未封建官是檢校大
尉合准一品婚禮施行其妃准禮婦人從夫之爵亦准一品命
婦至親行迎至日太常鹵簿鼓吹前導乘輅車其妃花釵九枝
博鬚褕翟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宗正卿攝
婚主行禮其夕親迎興聖宮使乘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女氏
之門以結綵車御輪交車從之
十一月禮儀使奏伏准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縹
行車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狗至公絕私之義行以日
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

可以之饗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
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使樂及群祀並舊制施行從之明宗天
成元年八月在宗皇帝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大廟七室之主合
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請議祧懿宗皇帝主復下有寮集議於尚
書省禮部尚書蕭頊等奏議曰歷代故事沿革不同蓋就所宜
期於合禮事雖稽古理亦從長七廟之致享斯存萬世之丕承
靡絕禮分遠近事究否臧懿祖既遠於昭宗創業又非於已力
傷諸列聖可議祧遷皇帝陛下道繼百王德符三代撥禍亂於
艱難之際救蒼生於交喪之秋方啟洪圖是崇宗祐為四方之
准的稱萬國之照臨中書所定祧遷於議為允請下所司施行
從之

十月左散騎常侍姚顛奏曰明王御宇哲后垂衣必崇郊薦之
儀以表君臨之道伏自陛下興隆寶祚展禮群神每祈福以為
人必差官而行事先七日受哲誠於南省后三日各致齋於本
司必在精神以感靈貺臣伏見南郊壇之側及請司壇並無
宿齋之所請下所司量事脩建屋宇俾嚴祇事允屬聖朝是年
中書舍人馬縉上言曰伏以宗廟立制今古通規損益所宜徵
求可見伏惟陛下俯徇群頌入纘否基率土推誠遐方向化臣
是以竊窺舊典敢有上 伏見漢晉以已來以諸侯王宗室承
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
南陽其後自安帝已下亦皆遐考前脩追崇先代四時裡祀陳
豐潔於豆登多士駿走認等差於藻稅伏以陛下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雖繼統承祧無忘日慎而敦本崇性尚鬱特思伏乞以
兩漢舊事別立親廟於便路履霜露以陳誠薦馨香以盡敬禮
於是在誰曰不然詔下南宮集百寮定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議
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槩斯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新稅之制伏
惟陛下以孝敬日躋之德上合穹昊秉恭儉罔怠之規再康寰
宇爰臻至化難抑時思馬縞儒學優深禮法明練所奏果符於
睿旨載詳固叶於典經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則
乞發自宸衷特降制命

二年春宰臣鄭珏等上言曰恭以皇帝陛下特降眷慈俯詢輿
議遵歷朝之正典允多士之虔祈廣溥天孝治之風慰萬國親
仁之道臣聞自古英主入紹洪基莫不慎固遠圖疑思往事敬

宗尊祖追養存誠廣殊號於國陵展異儀於壘綬春秋殷薦霜
露永懷又聞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常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
皇載於主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冀聖慈猥從
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御札
報曰朕猥承基構實賴祖宗將伸報本之儀常切奉先之志爰
崇祀典固事遠圖莫上答於劬勞庶永資於孝理卿等咸堅輔
弼共副咨詢徵兩漢之舊規引三皇之故事乃飛章而定議請
薦號以尊名兼廣園陵仍增兵衛載覽矢謨之意備觀順美之
誠感歎良深嘉愧無已宜依上表施行詔禮院定其儀制大常
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
吾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定謚議刑部侍郎權判大常

卿馬縞復議曰伏為兩漢舊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
追尊父祖脩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道故事具存
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其皇所謂孝德孝穆
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
非常不堪重訓據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
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
事便述尊名詔右僕射李琪集百寮議曰伏以別置四廟徵漢
室以定儀崇上尊名詳謚法以取證伏覩歷代已來宗廟成制
繼襲無異沿革或殊伏惟陛下應運開祥體乾覆物績紹之德
咸頌聖於鴻圖孝思之心迥重光於帝範馬縞所奏禮有按據
乞下制命令馬縞處依典冊以述尊名帝手詔報曰朕聞開國
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湘泐隨代創規於
理無爽矧或情閑祖禰事繫蒸嘗將崇追遠之文以示化民之
道馬縞秉持古學歷覽群書援兩漢之舊儀雖明按據考百王
之立制未盡變通且議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
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則不可加帝五帝
之代亦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爾後纂業承基之主握
乾應運之君泊至我唐不易斯義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紀宗
追一源猶顯冊於鴻名豈須遵於漢典况朕居九五之位為億
兆之尊不可摠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
誠又如堯咸舜韶夏松殷栢隨時變禮厥理斯存縞則以徵事
上言深觀動盡朕則以奉先為切慮致因循須定一塗以安四

廟可特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逐班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於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各衆議而奏曰臣聞德教重於日新禮經不自天降故歷代之有損有益隨時之可止可行且革蟲象袞之規三皇未備雲鳥紀官之制五帝皆殊考其言而既出舊章窮其理而便為故實恭唯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將以觀盛德於七代展明祀於十倫一時而儻墜斯文千載而永為闕典且聖朝追導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体何代故事是以理聞凝滯未曰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遵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定虧孝享之儀徒有導崇之稱今伏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為德

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於涼都制度斯在伏况陛下入靖內難光闡帝圖德澤廣浹於華夷廟享猶虧於祖禰若宮廟湏成於遠塞則蒸嘗慮闕於孝思今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帝號兼請於洛京選地立廟中旨令就應州舊宅立廟餘依四月左散騎常侍李光憲上言曰臣聞國之重事惟事與戎四時薦饗之儀合以敬恭備禮每祭三公且列御史監臨行事群官皆宿壇廟屋室不庇風雨或止泊投寄村園無戶牖以防虞無薦席以藉地苟傷棲旅難責精虔禮或不周福將安望乞令量事添置庶保肅恭疏所司竟不行三年十二月中書奏舊制凡降冊命至尊臨軒伏自陛下纂襲繼有封崇但申持節之儀尚闕臨軒之禮今後有封冊請御正衙雖

勞萬乘之尊莫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時禮備受之者感深
寧惟轉耀於皇猷實亦永標於青史從之

是月大常定唐少帝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
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大尉率
百寮奏謚冊告天子圓丘迴讀於灵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
入陵若追尊定謚冊於大廟藏冊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
沉寃歲月深遠園陵已脩不附於內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
外今聖朝申寃追尊之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
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
皆不列朝食止祀於園寢臣等切詳故寔欲請立景宗皇帝廟
於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謚於廟便奉大牢祀之某四時委

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用
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勅且令曹州城內選地起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先授大常寺定少帝謚詔宣光烈孝皇帝
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三百年昭宗以中否東遷少帝以
沉寃晏駕始封侯偽於室新立廟於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時
之耻先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
舉遂成闕禮既朕昭穆難會蒸嘗大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
歌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八大廟如不入廟難
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群議於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帝神主於
大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欲不言景宗祗云
昭先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常從之詔

教皆不迴避必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歆斥列聖之諱今改為宗字教皆可之議者以毀廟之主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且昭宣上去玄宗十四世奏改用文非典故也

六月國子博士田敏上言曰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之大祀禮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國是遵百王所重是以肅雍清廟裡祀玄天立四時則大駕親迎將致齋則仲尼慎所莫不嚴崇宮室潔滌樽壘陳其肅肅之儀報以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行事官吏旅寓鄉村有饋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俾於四郊量起室屋詔下有司竟不行八月大理正路航奏見春秋釋奠於皇王廟而武成王廟久曠時祭國之二柄文武之宗請復常祀從之

九月太常博士段顯奏臣聞國之大事唯有祀典竊見時祭遇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祀則諸守卿監行事小祠請差五品奉禮而已並不差官以臣愚竊謂不可今小詞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十月中書門下奏大微宮大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虔宿齋儻偏見於朝官涉不虔於祠祭今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致宿齋虔者奉教宜依十一月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知印不赴內殿起居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宜不赴行香并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又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長興元年五月丁丑明宗臨軒命使用淑妃曹氏為皇后時禮

院上言百官上疏於皇后曰皇后陛下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
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止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
分別凡中書宮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行文字尋常祇呼皇皇
從之

九月大常禮院草定冊奏王儀注太常博士段顯奏議據開元
禮臨軒冊命諸大臣其日受冊者服朝從第脩鹵簿與群臣俱
集朝堂次受冊訖通事舍人引出不載謁廟還第之儀自開元
已後冊拜諸王皆正衙今使詣延英門進策皇帝御內殿高品
引王入詣殿庭立宇位高位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王院亦無
乘輅及謁廟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祿
所以示無所專稟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
邑必至廟庭者敬順之道也今冊命秦王當司欲惟開元禮冊
命儀注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群臣俱集
廟堂就次受冊訖出應天門外奉冊載於冊車王升輅謁大廟
訖還理所如來儀從之

是月大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於大廟謹按禮經三年
一祫以冬五年一禘使孟夏已毀之主未毀之主並合食於大
祖廟功成配饗於大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為
始封之祖既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以下列聖子
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於前聖朝中興重脩宗廟今大廟
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明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宗景皇帝在
祧廟之數不列朝饗將來禮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又禘饗不

及於大祖代祖亦已祧廟大祖東向之位則有違於禮意而
羊未聞今所司脩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
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尚書省集百寮商議戶部尚書韓老暉署
百寮議狀奏曰伏以三年祫而五年禘遠古通規祖有德而宗
有功前王令範始封為百代之主親盡從群廟之祧繇是昭穆
罔差尊卑式叙標諸前典是謂格言我國家土德中興瑤圖再
造既展郊禋之禮爰崇禘祫之儀典冊畢陳孝思無極恭以本
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為始封之君百代不遷累朝頻議自貞
觀至於天祐無所改移聖祖神孫左昭右穆洎經兵革久廢蒸
嘗蕪沒宮庭陸沉園寢迨夫中興國祚重立宗祊議出一時制
行七廟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伏惟聖明神

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不失舊物欲尊大祖之位將
行東向之儀爰命群臣畢同集議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
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尊守歷代無虧今既行
七廟之規又已祧太祖之室昔德宗廟行禘祫之禮顏貞卿立
議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於
貞元則以為誤引之說行之於今日雅得其變禮之宜今欲請
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不叙列
昭穆群寮聚議貴在酌中臣等謬列周行咸非博識約其故事
庶叶典章勅旨從之

十月國子博士田敏奏請依奉秋藏冰頌之義以銷陰陽愆伏
之沴勅旨藏永之制載在前聖獻廟之儀廢於近代既朝臣之

特舉按典禮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歛羔事宜依其祧孤棘
矢以下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宜准往制任藏冰二年
五月中書門下覆奏尚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
伏以大臣枕函有予祭之恩群寮寢苫無慰門之例高下之位
不等君親之義無偏况士之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
軫聖懷張昭遠望量恩錫兼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四

掌禮部三十二

奏議第二十二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大廟見享七室高祖大
宗懿宗昭宗獻宗太祖莊宗今明宗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
尚書省集議大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
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在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
祖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施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
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先武滅新之後始有
追尊之儀只此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大廟列事且踈於故實此
時須稟於新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叶隨時之義

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繁大
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
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
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來
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理也議祧者不知受民於
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
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中書門下上言大常以五月朔御明堂受
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此至是日有
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礼畢御殿在始旦後
請此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五月戊

申中書門下奏大常以明宗二十日祔廟大尉宰臣攝緣馮道
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齊內今劉昫又奏臣判三司事繫
免事祀詔禮官參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齊內諸司忌日
愚大廟會入閣宣召皆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日屬私致齊日
請此大朝會宣召例從之

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大常禮院申冊拜王如在京城所司備鹵
薄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冊如在外鎮正衙命使押冊赴本道
行礼其車輅法物故事不出都城禮無明文今奉制命幽州趙
德鈞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溫封東平王皆備禮冊命其合用車
輅法物在兵部大常大僕寺請載往本州行礼後送納本國從
之

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忌群臣奉慰行香固有常禮伏以皇帝陛下初遇忌辰不用常歲臣等商量請於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朝從之

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據兵部侍郎馬縞上疏言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今所司給假差錯為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顯稱自来給假無依令式若云遠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為親姨服小功今令式服大功為親舅服小功今服大功為妻父母總今服小功為女總為外甥總今並服小功此五條在今式與精義不同未審依高縞所奏為便且依令式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之制禮無降減之名五服之容喪有寧戚之義

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變或服由恩制喪以禮加大宗文皇帝引彼至仁推其大義因覽同爨有總之義遂至嫂叔小功之服列聖遵行已為故事傳於今式加大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為錯謬况縞昔事本朝梁室曾為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為允當謹按議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引議而當喪故嫂大功良有以也其如叔以嫂之子為猶子為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今嫂是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踈於猶子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為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宜之文何止大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彝倫敕下尚書省集

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元
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一本內編左假
寧令後不言奉勅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檢七條令式與開元
禮相連者所司行以多年固難輕改既當議事須按舊章令若
鄙宣父之前經柰周公之往制隳大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
而欲取差誤之近規行編附之新意稱制度且遵大典言令式
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並
請依開元禮為定如要給假却請下大常依開元禮內五服制
度錄一本編附今文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左僕射劉昫等奉參議冊四廟狀曰臣
等據大常博士段顯議云夫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廣按禮經
旁求故實通古今之理者為規式合天道人情為指摸伏緣禮
有隨時損損各異遂置議論多別理出衆途今摠列歷代之寵
規議新朝之定制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
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云夏立五廟殷立六廟
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
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尚依周法立七
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去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
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尊周
法議立七廟次便禪命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於
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後志開元十一
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既親盡也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為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議曰公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 廟或七廟九廟要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以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矣今顓等參詳唯立七廟四廟即晉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錄七廟

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下三省集百官詳議敕旨宜依者臣等今月八日於尚書省集百官議詳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和平必先宗廟是以孝為教本所以引愛敬而厚人倫禮乃民防蓋欲辨尊卑而明法制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於三代已後為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於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伏惟皇帝陛下大定寰區方興

教理既先自家刑國固當率土之咸賓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
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惟聖裁恐未講德論功有失
靈源茂緒稟自中肯共謂得宜臣等幸列明庭獲逢景運顯如
奉綸之命共詳立廟之儀雖竭討尋慙非該博有愧上塵聖鑒
實慮未協宸衷不免迂踈仍虞漏略又據御史丞張昭遠奏臣
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之外請別立始
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
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惟殷
周二代以稷契為大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
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大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
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
不立太廟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殷周以
稷契為大祖夏后氏無大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
十代皆於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為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
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
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
封於魏為大祖晉以宣王輔魏室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
於晉故為大祖宋氏先世官闕卑微雖追崇帝魏劉裕自為高
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大祖高帝自
為大祖梁武帝父順佐佐齋室封侯位至領軍用陽尹雖不受
封於梁亦為大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
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大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

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有太祖唐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宋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楚漢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何為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揚震之後不以震為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祖皇帝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請故寔武立姬廟爭越已來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洎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也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

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
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
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
大祖謹議以聞敕宜今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
陳速再與奪聞奏者又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書省集
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
饗之議切詳大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晉通其禮其他
所論晉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七廟
之定數四廟謂高曾祖祢四世也按周本記及禮記大傳中皆
云武王即位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為堯稷官故追尊為
大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
降迄于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久
已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
未為定議續准敕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
別封始祖之文備引古今細詳沿革合前王之茂典是歷代之
通規况國家禮樂刑名皆約唐典宗廟之制須據舊章請依唐
朝追尊獻宗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
事追尊四廟為定臣等考詳典禮上奉聖明雖共竭於懇誠寔
倍慙於淺近從之

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按禮不諱嫌名不徧諱注云嫌名謂音
聲相近若禹與雨立區也二名不徧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

不言徵言微不言在此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正聲字則不諱則聲若諱則聲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傍皆闕點畫望今依令式施行敕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况以方闕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典莫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為二名及嫌名事宜奉唐朝行四月詳定院奏大常博士段顯進封事云臣竊見洛京四面所有祠祭諸壇等自近年以來相次官員祭告不住芟薙掃除漸似低平久虧增飾今迄下大常寺牒河南洛陽兩縣應有管係壇所方以農務未興之時各勅遠近量差一二十人功添補脩泥瀆及元楷尺丈高濶其齋宮慮有經費遽難脩營稍俟秋登亦望條理自然百靈允集萬福攸歸臣等參詳大凡祠祭事在敬恭惟於齋壇最宜崇飾從之

四年六月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大陽有虧缺於北極於東復於南未盈而沒大常禮官詳舊制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殿大史以所司勅日于社陳五兵五鼓麾東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有蝕之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書奏欲行礼從之八月乙巳中書奏太常禮院定來歲長安公主出降儀太僕司供厭翟二馬殿中省備團方偏扇各十六行漳三坐漳二繖一大扇一團大二今車漳傘扇是同先年皇后法物欲雅飾牙使

厭翟之車后以四馬摧去二馬用之詔從其議

十一月礼官奏詔約開元礼重定正冬朝會其畧曰開元礼三品已上升殿群官在庭竊以九品分官隨時有異或以卑高定分或以請濁為資積習是常造次難議請沿近礼依内宴位列開元礼稱賀之後皇帝戴通天冠服絳纁百官朝服以侍坐解劔履於樂懸之西北竊以開元舊制長安廣庭可以究皇儀而展帝容陳百辟而贊群后今京邑新造殿廡未便若用前見慮為隘狹議請皇帝冠烏紗中服赭黃纁百寮具公服侯朝堂引献即献舉舊儀二舞鼓吹熊羆之案工師樂器寺事由久廢無次類甚歲月之間未可補備請且設九部之樂摧用教坊伶人詔曰三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其餘所議宜悉從之

是月大常礼院奏唐朝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為五室室三分之南去北四尺以石為墻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置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迁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太祖與其后暨莊宗凡六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一日以殿中繖扇二十迎置新廟以行饗礼閔帝莊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子神主四廟請脩製祔廟及三后請定謚法從之五年正月宰臣馮道奏宰臣朝見辞在朝堂橫街之南及至餘官即悉於崇元門内盖此事因偶尔習以為常又入問礼畢之時群官退於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伏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

隨百群即時直出惟此二者禮僭序失迄改正勅官爵之班即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立通規以為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並於崇元門外與諸官重行異位一時列拜假滿橫行即從舊制又入閣之儀其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閣宜依百官班例不得先出

是月御史中丞竇貞固奏每遇國忌行香宰臣跪爐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復請宰臣跪爐百官依例立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為定制

二月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貞卿議婚用誕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群主之聳加玄纁以代用馬亟書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綵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宜令答拜仍令鄭王重貴主其婚禮其婚中外不賀余依太常禮院所奏

少帝以天福七年即位是年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禋祖肅祖睿祖憲祖今高祖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貞觀元年有司議詳廟制以高祖神堯皇帝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高祖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

開運元年二月左補闕盧彥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心盡誠其戎則不加無罪伏見以來時祭嶽瀆皆是本道觀察使親賫御降祝文祠所行禮唯中嶽項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德俱高遂請少尹或上廳賓席攝祭近歲多差文參府據習

以為常不惟有饋於灵祇兼慮漸隳於祀典臣欲請河南尹却於華州充州定州孟州觀察使例親行獻禮仍令本縣令讀祝文者敕曰盧曼請河南尹親及庙貌莫表精誠在禱山川誠為重事且浩穰都邑豈可闕人今後祭中嶽宜令河南少尹往彼行礼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多遇疾病奉詔赴闕晋司稟敕已遲乞以晋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關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

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大常博士段顥奏曰伏以宗庙之制歷代為難須按礼經旁求故實又緣礼貴隨時損益不定今詳歷代故事立高祖曾祖稱四庙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始祖百代不遷之庙居東向之位共為五庙庶符往例又合

礼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許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曰按礼記王志云天子七庙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云周制也七庙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庙四大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庙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庙或四庙盖建國之始未盈七庙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庙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於四親庙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庙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庙從之

隱帝乾祐元年六月大常礼院奏准天福十二年七月中勅追尊六庙當司尋各牒所司請比法物脩制冊寶并袞龍服通天

冠降紗袍鎮珪等所司脩製並無次第者伏緣當司勦造逐年
四季祠祭晝日內正月上辛祈穀四月孟夏雩祭及夏至玖月
季秋太享明堂十一月冬至皆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十月
孟冬神州地祇皆以祀前二日唯禮例奏告大廟一室配坐并
四孟月及臘饗于太廟伏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晝日無配坐
之儀宗廟闕薦饗之禮今詳典禮有虧禮敬伏乞再下所司申
請修制從之

九月高祖神主將升祔太廟有司奏議文祖明元皇帝室神主
祧之置于夾室祫享即出之

二年司封郎中裴巽上言國家郊廟社稷百神祠祭皆在洛陽
臣每見差官行事諸神壇多無齋宿之所十三公之職衣冠於
旅舍田家狼籍凶歲無所不有恐非精誠蠲潔展敬之道也臣
請下河南府於京城四郊即舊屋宇充齋宿神廚之所從之三
年河南府京兆府言差官檢校高祖長陵世祖原陵高下步數
言並無祠廟初國家議立宗廟議官不詳舊事乃以前漢高祖
後漢光武繫六廟乃修緣廟實用太常卿謂臣曰高祖世祖寶
冊已在陵內不勞複製但告之而已為輿言所惑竟為之宗正
卿言上諸帝陵園所司時享須有寢殿司官今高祖世祖二陵
並無祠祭之所請各下本處今於陵側粗修齋宮以當寢廟下
所司計度所司引唐朝奉陵故事所費鉅萬遂寢其事以至國
忘二祖之陵不露一奠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大常禮院議合立大廟室

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追禮追謚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從之

二月太子大傅和凝等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祔而辨尊卑載於前史雖文質互變義趣各殊式觀損益之規咸繫典龍之始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言為軌範動合典墳超百代之哲王揔一時之盛業據禮議立四親廟允叶前文從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大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冊四廟以舊儀服衮冕即座大尉引用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冊案進皇帝播珪捧授冊使使跪受轉授昇冊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冊案恭以興王之始稽古為先四方見尊祖之心萬代傳敬親之道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從之

十月禮儀使言奉迎太廟社稷神主列東宮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當使此無禮例故實檢詳請三省官集議勅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下兩省五品已上同參議開奏時議者以人君謁廟有時又祭服行事若近郊謁見難行饗獻之禮常服又恐非宜是以集儀及兩省及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主議或言吳主孫休即位迎其父於吳群入祔太廟休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禮酌人情假令齋車載主

以從行未必皆須祭服行事迎之宜也司徒竇貞固等獻議曰
陛下方祇見於祖宗展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主以
為宜臣等未見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為是其迎奉之儀
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從之禮儀使言來年正月一日皇帝有
事於南郊合祭天地于圓丘准禮以祖廟配祭依祠令以信祖
春和皇帝配敕依典禮

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
曲符寶即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
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螭龍細文與傳國璽同傳國寶
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細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

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
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
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太后以璽字涉嫌改之

代符寶即典之貞觀十六年別製玄璽一坐其文曰

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天
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
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分寸制度敕令製國寶兩坐宜用白玉
方四寸螭虎紐象分寸制度敕令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
其一宜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史臣曰國以玉
璽為傳授神器遠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
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七國稱皇帝李斯取藍田之玉玉工孫

壽刻之方四寸斯為大篆書文之形制如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于軹道漢高帝得之與斬白蛇劍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使王舜求璽于元后后怒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公孫賓以璽送更始劉玄敗以授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門亂張讓投璽于井孫堅討董卓洛見井有五色氣乃杼得之持歸以授表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授獻帝漢禪魏文帝得之魏禪晉武帝得之劉聰陷洛陽得之聰死歸劉曜為石勒所擒璽歸于鄴石季龍傳用閔閔敗東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授穆帝晉禪宋劉裕得之宋禪齊蕭道成得之齊禪梁蕭衍得之臺成之隋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瑳欲以璽走江北追兵所迫乃投于栖霞

寺井中寺僧永杼得匿之陳永定三年永弟子晉智以璽上陳

文帝隋平陳隋叔寶入長安隋之始得秦真傳國寶也愓帝在江都宇文化及篡逆以璽北度至常蘇縣為竇建得所敗寶入

建德建德擒於武牢其妻曹氏以寶獻唐高祖

本傳曹氏以八寶降于長安

祿山之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崔圓璽于鳳翔代宗之避狄分陝德宗之移幸山南皆以八寶從黃巢之亂僖宗再幸山南昭宗播越石門神器俱在天裕四年輝王禪位于梁命宰臣楊涉送寶于大梁梁亡莊宗入汴得之同光末內難作亂兵犯蹕寶為火所灼文字訛缺明宗清泰復傳之清泰敗以傳國寶隨身自焚而死其實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

如何代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南雍州刺史郗恢於慕容永部得之送於金陵東晉末傳於宋高祖宋亡入齊蕭道成得之齊亡入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携走江北獻齊文宣帝宇文氏滅齊武帝得之歸長安宇文亡入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改為受命璽開皇九年平陳始得秦氏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與秦璽俱獻長安唐高祖得之唐末不知所在秦初制受命寶時別製六璽一曰皇帝行璽封冊諸王公用之二曰皇帝之璽與王公書用之三曰皇帝信璽諸夏發兵用之四曰天子行璽封冊蕃國用之五曰天子之璽賜蕃國書用之六曰天子信璽徵蕃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刻螭虎紐方一寸五分高寸傳之歷代或有亡失北朝鑄之以金所謂象輿八寶也太宗貞觀中別刻玄璽莊宗時或引玄璽又刻別受命寶天福初晉高祖以傳國寶為清泰所焚特製寶一坐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張彥澤入京城晉主奉表歸命於虜主遣皇子延煦等奉國寶并命印三面送於虜主其國寶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迴虜主與晉帝詔曰所進國寶驗來非貞傳國寶其貞寶速進來晉主奏曰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偽主從珂以寶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別有藏匿也漢朝二帝未暇脩製故祖太命有司特製此二寶焉八月太常上言禮祭宗廟之祀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所以別尊卑審昭穆也四時之祭薦其常事故禘禘之

月則不行時享恭惟追尊四廟經今三年唯禮合改十月孟冬
薦享為祫并偏祭七祠從之史臣曰禮官繆舉也禘祫之祭此
以祧廟之主無常享故有三年五年合食於太祖之禮今太廟
四室聯棟而承五享何合之有言審昭穆者禮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今但三昭三穆而已無勞審也

九月將有事于南郊議於東京別建大廟時太常禮院言准洛
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為四室兩頭有夾室四神門每門室三間
每間一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神廚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
在國城內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是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禮祀上帝以蒼璧
祀地祇以黃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
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
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
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白璋琥為虎形半璧曰
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丈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於璧而
四出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牒而長短之
說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
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辨寧小其制度以取其貞今郊廟所修
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修製從之

是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禮例云古者文字皆書於冊而有長
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於冊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為
冊玄宗奉祭郊廟用玉為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准禮用祝板

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准開元禮並用祝板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祝板為宜從之

世宗顯德二年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以每年祠祭多用大牢念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此諸黍養持可憇傷今臣尋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論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彞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禘豚尚多質畧近則梁武麴牲笋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於奉先之儀太劣蓋禮主於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祀長保於宗祧而牲俎何須於墮粟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為便以臣愚管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用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貴減犧牲是時太常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為祠祭用犢事今大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者用特待時和年豐然後克脩常禮又按會要天寶載正月十三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今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為常式其年起請以舊科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

百六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享並宜停用犢至上元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
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能享圓丘方澤任依常式
宗廟諸祠臨時歛熟用懷明德之馨度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
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
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圓丘
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只昊天上帝太廟又兼方澤
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
其大半案會要大僕寺有收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養孳
課半其犢遇祭昊天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
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謹具奏聞奉敕祭祀尚誠祝

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禴祭重於殺牛黍稷輕於明德犧
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斟酌中之禮且從貴
少之文起今後祭圓丘方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其太廟及諸祠
宜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

常式

四年四月乙酉禮官博士等准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時國
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
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
皆外圓內方又云璜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
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
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皆三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

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壹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大常卿田敏已下議以為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引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為定

五年六月癸酉禘於大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廟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大常博士聶崇義以為前代備廟累遷及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及引故事凡九條以為其證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神主入廟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已後五年為帝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大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禘五年再來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明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才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聞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其證

三也文多不載至是終從崇儀之議

夫或考之直心非也嗚呼變革七廢也

命必公且舉安民命之書有數長四或

府五百九十四年一十八

其不自高也

十日三日

而其未

其

其

其

其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五

掌禮部

謚法

夫生有爵死有謚其來尚矣或曰謚者行之迹周公為之所以

彰善惡之迹垂沮勸之道君子之勸小人之惧焉故周官大史

漢官大行實掌其事自春秋已降載籍所紀始自列國之辟以

迄有位之臣或有司考行遵節惠之文或冊書褒德舉尊名之

典乃至牧宰旌于高士弟子表其先生雖無封爵亦著稱謂其

間謚美者有列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記咸可詮次以

明行實復有性惟禱昧行匪純正或謬舉於公朝或肆奢於私

室或矜代以忤物或朋比而構譽觸類而言為累非一繇是舉

易名之典示貶惡之義則後之觀者得不悚懼而為善乎

申生晉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信驪姬之譖公子重耳謂之曰

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常為盍盍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讚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後立為文公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代驪戎

所獲女也申生之母早卒驪姬嬖焉曰然則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

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殺父者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

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公

狐突別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丁齊伯氏不出

而面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鼻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是

以為恭世子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鄭幽公為子家所弑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成王之卒謚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教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

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君是以不得而亡師于鄢以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孔多矣引大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唯是春秋寃寃之事寃厚也寃夜也厚夜猶長夜所以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禮

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敬受惡也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

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為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

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曰共大夫從之焉言子公叔文子卒文子衛南公之孫其名攸或作發

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

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以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此鳥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奪不

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身惠者文尼以兼之此云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聞之田可以為文也

孔圉衛大夫也既卒謚曰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北宮喜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

析朱鉏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成子從公故

漢衡山王勃值七國反王堅守無二心徙王濟北以褒之及薨

遂賜謚為貞王

河澗楊德立二十七年薨中慰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端直治理

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

聰明睿知曰猷睿深也通也宜謚曰猷王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薨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景武謚曰桓廣地謚

也謚法布義行剛田景辟土服遠田桓

張勃嗣父富平侯為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

太官猷丞陳陽猷丞主貢猷物也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奔右奔字司隸奏湯無

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生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

不得人故加惡
謚繆者妾也

陽城侯劉得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

律鑄偽黃金奔市也

德上書訟罪

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

繆侯

以其妾訟子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江陽侯王仁嗣父譚為平阿侯平帝

時王莽輔政忌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

謚曰荒侯仁謚曰刺侯

杜業以列侯為大常生法免官就國平帝時以憂恐發病死初

業尚成帝妹穎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

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

後漢谷遵為征虜將軍逮武九年卒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

臣聞先生崇政遵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

衆分功考錄勲臣訟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門不

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成大漢厚

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

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

祖宗征虜將軍穎陽侯之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近

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

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屬化卓如日月古者

臣疾君視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厲以來久矣及至階下復

興新礼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切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

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邸上深取洛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

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時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无牛以導無子聚妻送之導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導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至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礼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礼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用導薨論叙眾功詳案謚法以礼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陣送葬謚曰成侯朱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率

頡子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恭菴與人共

謚為文忠先生 袁山松書載恭菴義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

忠文之實也忠以為貴文以章之遂共謚穆荀爽文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

贈非下之所造故類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襄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楊厚為侍中病歸以黃老教授於家鄉謚文公

張霸為侍中卒將作大匠翟輔等與諸儒門人進錄本行謚曰

憲文

郭鎮為尚書延光中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立濟陰王

鎮率羽林士繫校尉閻景以成大功後為廷尉卒子賀累遷復

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荀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請少動

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显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者皆玉也慈明外郎叔慈內潤及卒李士借之靖者二十六日玄行先生也頑進謚靖

范冉冉或作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番大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

貞節先生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執曰節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灵帝時大將軍竇武辟為掾屬後歸鄉閭絕人事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卒于家何進遣使吊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牌謚為文範先生

夏恭為泰山都尉善為文章弃官諸儒共謚曰宣明恭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詩凡四百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蔡陵陳番國人邑之父也有清白行謚曰定公也祖携碑云携字叔業有

周之胃昔蔡叔沒武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父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長年三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聖翼草薶人爵不外年五十三卒謚法清白守節曰貞紀行不差曰定

魏大傳鍾繇有司議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辦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大傳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吳質為侍中太和四年卒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乃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

蜀陳祗為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祗上承王指下按閣豎深見信愛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

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孺遠朕用
悼焉夫存有令聞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

趙雲為鎮東將軍後軍敗賊為鎮軍建興七年卒追謚曰順平
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盖世蔣琬費禕
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故國復
得謚於是閔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途難
艱艱特忠順濟於危儉夫謚所以叙元勳也外議云宜謚大將
軍姜惟等議以為榮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榮天下遵奉法度
切郊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後下
臣忘其死死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填身謹按謚柔
賢慈惠日順執事有班日平克定禍亂日平應謚曰云順平侯
晉何曾為大宰侍中咸寧四年薨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
議曰故大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裔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

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料之尹摸此二者實為臣子事上之
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
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爾左丘明有言儉德之恭
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豎乎
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傳之貴執司徒之
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
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
以古義言之非在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
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
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
曾者也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

終曾參奉之放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乱世涪臣爾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典守之官敢畏疆而不盡礼管氏有言礼義庶耻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罪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可寄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與曰繆怙乱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武帝不從榮謚曰孝太康末子劭字表改謚曰元

賈克為大尉錄尚書太康三年薨初克用韓謚為嗣武帝特許之及下礼官議克謚博士秦秀議曰克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礼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大宰始封後如大宰所取必自己出如大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立也天子之礼盖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旨建謚曰武帝乃從之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卒羽林左監北海王官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城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有求號無謚於義不躅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寔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君以革舊毀制非所

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畧地論德進爵一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石武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官議奏寢不報

曹志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及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觀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文

陳準為太尉廣陵公及薨太常奏謚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稽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郭奕為尚書卒大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中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太康八年十月
太常上謚故大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撲等並云夫無窮之作名謚不同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復非推其事尊之禮宜依禘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千毀之廟或祭武茂劉納並云同謚非據孀孀者國之大典所以萬時作教經文人之遠一也同雖歸父義有所不隍及在呂子或以行是故能使上下遇愆國有凶荒臣願聖也同特堯舜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說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謚景不指當爾宜謚鎮開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攸之表君臣不嫌尚書奏以攸之言所然詔可

滕修初仕吳為廣州刺史吳平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牧大康九年卒謚曰声修之子並上表曰亡父修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運沐浴至化德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重哀

奄至薨殞臣承遺意與視還都瞻望雲闕寔懷痛裂竊聞博士
謚修曰声直章流播不称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
曰忠
周處為御史中頴征西大將軍梁王彤征氐人齊万年力戰而
沒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
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有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
危受命此皆忠賢之茂績實烈士之大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
孝遂以謚焉

庾珉字子琚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
沒劉元海與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
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
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元大末追謚曰貞

謝石為衛將軍薨請謚下礼官議博士范弘之議曰石借籍門
蔭屢登崇顯惣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内外僉
議皆曰與能淮肥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震拔寇天亡因時
立功石亦與焉又聞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礼存
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
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
之責矣今朝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忌國謀守職則容
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歛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
衆侵食百姓大患流于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
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統綺盡於奴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

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庶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取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王述為尚書令卒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

何無忌為會稽內史左將軍征虜循兵敗抗節死詔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宋何勗以尚公主封安成公與臨汝公孟灵休並各奢豪勗官至侍中追謚恭公

顏師伯為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丹陽守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詔曰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羅厄會殞命淫刑宗嗣矜絕良用矜悼但其心黷貨宜貶贈典可詔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

王敬弘卒昇平二年詔曰夫珍秘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沉遠懋禮弥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冲簡識度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翰采尚遙分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或旌追典於是謚為文貞公

劉延孫為侍中僕射卒有司奏謚忠穆詔為文穆
南齊長沙王冕有武力為太祖所愛太祖常曰此我任城也世
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褚彥回為尚書令卒先是陶季真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彥回
與季真素善頗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
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真請曰文孝是司馬道
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
王宴為吏部尚書以舊見恩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宴既
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帝欲依王導謚為
文獻宴啟帝曰導乃得此謚但從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
頭憲事已行矣

梁劉嶽有賢行天監元年下詔為嶽立碑謚曰貞簡先生

徐勉為侍中衛將軍卒有司奏謚曰居敬行簡曰簡帝謚曰執
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沈約為尚書令侍中天監十二年卒有司謚曰文高祖曰懷情
不盡曰隱故改為隱

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
曰玄靖先生

安成康王秀世子機為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
時年二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通強記然而好弄尚
力遠士子近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頗被案劾及將葬有
司議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

蕭子顯為吳太守卒性凝簡負其才氣及葬請謚高祖手詔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蕭暉為晉陵太守卒於郊初暉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邵陵王綸為西魏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登遣使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劼議謚法急政郊外曰携從之

王奩為太子中庶子卒贈侍中承聖三年世祖追贈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

王孺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暮以哀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訐平原人州辟為主簿不就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阮孝嗣陳留尉氏人性至孝沉淨為名流所欽重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後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

文貞處士

劉敞博學有文才不聚不仕隱居求志邀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蕭眎素徵中書侍郎辭不就及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周敷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討周迪與迪相對迪紹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

露心腑乞先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為廸所害詔曰敷
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成
旅猶深惻慘愍悼于懷可存其第賦量賻卹還喪京邑謚曰脫
表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
無功績瞑目之後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謚曰
質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為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
謚曰孝侯

後魏穆崇為大尉封宜都公天錫三年薨先是衛王儀逆豫焉
道武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
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樂王正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戾生王

任城王世雋為尚書令輕薄好去就及薨謚曰躁戾

鄭義為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徵為秘書監卒尚書奏
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
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克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
宥有文業而治闕庶清稽古之效未光於朝榮昧貨之談已形
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于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
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遣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
見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高祐為宋王昶薨徵為宗正卿久而不赴詔免卿太和二十三
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灵可謚為靈

彭城王孺孝文宣武時累有戰功及薨太常卿劉芳議總謚曰
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尔之操發自天
然不群之美迥出人表入叅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
教漠北攻圍皇赫問罪內親藥膳外摠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
哀慄奮猛御戎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旅旆歷次宛謝之于
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常方流詠
燕趙廓清江西威攝南越入整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
愈挹温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
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太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
宣謚曰武宣王

于忠為尚書右僕射薨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
議忠剛直猛暴專慙好殺案謚法性剛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
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訟忠蓋奉上翦除亮逆依謚法
除偽寧直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卿不同事奏灵后
令曰可依正卿議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貴等喪亡祖與自
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
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
後來灵太后令如所奏有司乃謚曰恭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卒贈司馬冀徙州刺史盧昶奏太常寺議
謚曰懷体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
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飲惠化日摠端正朝列歸仁依謚法

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議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
愛民好與曰惠公

索敞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教多所成益前後所出顯達位至尚
書牧守者數十人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
學生等為請謚詔謚曰獻

王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軍事揚州刺史薨有司奏以肅貞
心大度宜謚康公詔謚宣簡

甄琛孝明時為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卒贈司徒公尚書左僕
射太常議謚文穆吏部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車服者
位之章也是以行大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
故闔棺然後定謚者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

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太鴻臚移本郡太中正條其
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平議為謚列上謚
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實失中正坐如博
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自
出其家凡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考察是非之實臣子之歆
光揚君父但若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
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鑿伊顏接社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
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
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
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
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

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
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勅太常
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
必唯人立謚不得優越復有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馮誕為司徒卒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
光曰懿貞惠兼美受二謚之榮忠武双徽錫兩號之茂式准前
迹宜契具瞻殷自少綢繆之知唯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
羊祉為平北將軍卒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壺龍議謚曰社志
在理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張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
沾殊俗繼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
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准行必當其迹案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声屢著
而礼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准
行更量虛實灵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唯謚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同釐品廢物若狀與迹乖
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府寺依謚法准狀科正豈有捨其
行迹外有所求去稱將何所難檢社以母老辞藩乃降手詔曰
卿綏撫有年声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又加顯贈
言社誠著累朝效彰内外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
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為厚德焉謹依
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引烈主簿李瑒
刺稱案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准行易名

獎戒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詔文述奏以府寺為允太后可其奏

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為內都太官大師薨於代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強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

後周趙善為佐僕射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表請贈謚詔謚敬

隋揚雄封觀德王及薨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民乃賜謚曰德

劉炫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

生唐陳叔達貞觀初為尚書坐閨庭不理歸第及卒大常議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

皇甫無逸貞觀中為益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惧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終其色養而乃畱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謚為良

虞世南卒贈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勅曰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志好忠直事多弘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
蕭瑀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以易名之

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謚曰貞褊公
封德彝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駁曰包
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
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息結生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
除改贈謚詔從之乃謚曰繆

宇文士及卒贈左衛大將軍初謚為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
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為縱

許敬宗為侍中高陽郡公卒太常定謚博士袁思古訖曰敬宗
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
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虛易名
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大子

舍人亮伯詒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王福時議
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古若使嫌隙是實即曰
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
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為定戶部尚書載至德謂福時曰高陽
任過如此何以定謚為繆荅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直曰孝徒
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何曾飲食男
女之累有逾於何曾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
集五品已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
恭請謚為恭

常巨源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謚曰昭戶部
負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常託之為親無功而封

無德而祿同旅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
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叶故邕以此
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謚為定邕又貶曰夫古之議謚在乎勸
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善者雖生無貴仕而沒有
餘名此賢達所以守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懲此回
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寧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徙與惡相濟
蓄罔上之志叶群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
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
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慎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
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匿者拜
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常
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加何力有累添大官此則閔通中人
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祀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
成功以觀海內惟昔啟釁不聞婦人阿常蓄無君之心懷自達
之意潛畜帝位議啄皇孫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豫家事無守
國章巨源割跡於前裴演成功於後時有禮部侍郎除監大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
先帝遇毒悔禍無欽阿常將篡書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
倉卒迷繆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謀上官昭容紹草遺命故得
今上輔政阿常參謀大業重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常
溫之足楚客阿巨源之耳象聲據發狼顧相驚以阿常臨朝以

常溫膏國其罪三也又人為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勿徵廢越條教崇尚侵剝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滅耗况以三思食邑徃在其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損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紉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民海隅士女去其鄉井粥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秩蔽日月之增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論者是之

程行誼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貞與岐王府長史裴子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誼省之曰程裴二謚曰可謂諷之無愧者

宋慶礼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皇定謚曰慶礼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案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為專礼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其為主人是稱樂都其未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憂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寔貶其謚以詢虛乘慮始以謗声忘經遠之權利義非所得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迹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皇復執前說慶礼兄子諱於稱寃乃謚曰敬

張說為尚書左丞相燕國公卒太常初謚為文貞左司郎中楊
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
虛譽是存實錄惟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
之口且王之有玷尚可磨也人之斯言焉可追也謚曰文貞何
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議請依
太常為定衆論未決上為制碑文賜謚曰文貞由是始定
裴光庭為侍中卒贈太師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
循資格非獎勵之道建議謚為克時人以為肅蕭蒿意旨帝聞
而特下詔賜曰忠猷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常述
以改謚為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並
加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禮之即受寵被寵安唯
德是褒豈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
賜或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為失真矣裴光庭守法
之吏驟登相位踐我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
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位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
之過當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盖名器假人昔賢之
所惋也

杜暹卒贈尚書右丞相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
外郎常無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常所謚不盡其行博士裴摠
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練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為孝謂依舊為定
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盧奕為安祿山所害贈兵部尚書博士獨孤儀議曰盧奕剛毅
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年洛陽陷沒于
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歆保性
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昇穀或不耻苟活其飲盜泉奕
獨正身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死猶
慷慨數賊衆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面辭君而後受害
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
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冠離以死誰憊乃以為不然勇者禦
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
何有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
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亡軀也伯姬侍姆而火死先禮而
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
為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士君子勸然則祿山亂之大
於里丕奕庶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
黨兵威烈于水火于斯時也與能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
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生不可苟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故
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者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按
謚法鬲國亡死曰貞秉德尊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
屋可謂鬲國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十一任
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曰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
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常陵為佐僕射卒太常博士程皓議謚曰忠孝刑部尚書顏真

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
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
右僕射郭英又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

吳兢為常王傳天寶八載卒於家寶應二年三月洪吉等州觀
察使洪州敕史張鎬奏曰故常王傳吳兢先朝史臣歷踐中外
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明詣謚法攸遵臣早歲服膺備
知名實相副特已聖恩褒其嘉謚從之

苗晉卿卒贈太師初謚為懿獻及勅出改曰文貞

太常議謚曰懿
獻初晉卿為東

都晉卿引用大理誣事元載為推官至是載為
中書侍郎平章事懷旧恩諷有司改謚曰文貞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卒贈涼州都督子英義等劔南節度議
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五十餘年今

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按禮經云禮始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非
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戌請謚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副行數紀
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謚今及申請竊將有為而為其子英又頃
屬多故屬制方隅朝廷榮勳崇位端揆付從者竊不中之禮會
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雖曰無
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
誣雖欲典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
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
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既詔越禮之請以國家
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訊博士獨孤及訊曰禮時

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按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涇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景卿五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乃無不可乎議云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爵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無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特因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敗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悞石罟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請近誣考彼在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呂涇為江陵尹卒贈吏部尚書太常議謚曰恭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禁異貞則幹事利人威烈宏規不可備舉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一若以美誣擬於形容博士獨孤及議曰奉符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肅謹按舊議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選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罟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

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
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已
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
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焚天然猶褒不失人唐興
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
陳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体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
名居宰相者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使有字少稱屈者此
言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存字数則是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禎靖也文宣晉文不如趙武灵魏
安釐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之貞褊
也然肅者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誣之從政威能閑邪
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寧俞之不稱
文豈必因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等賈逵之忠壯張
既之政能程晉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焯之鑿裁
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身死之日並謚
曰庸當代不以為貶何當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上稽前典
下甲據令參之禮經而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
揚綰卒贈司徒太常謚為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古者美惡
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為列辟之典明也可不慎歟
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事恐非克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
德博文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有敬殊深推為長
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隳

壞紀綱心二於君既惧其疑因而踈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
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官上列
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忠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免狡之私而及
宴安自恭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
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忠
罔聖敬聽畜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
虜入無吊災之惠磁刑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
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
所嗟而楊公當聖上惟新之時居天下賢人之望誠宜不恃終
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啟悟噤閉謨猷貪食万錢之賜虛承一心
之顧使防河之人聞採菜之歎近甸諸邑多興祈父之憂豈慈
惠愛八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
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
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庙寧使人無聞
敬祖之禮位及亡祭禩之官允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太義克
就愍仁按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詎聖人立謚有公無私
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
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之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
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徵有規救公直之中宗末蘇懷有
保女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
張說先朝翰能名節昭著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
焉可此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

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
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故朝諷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揚館履道居貞令和毓德行為人紀文合
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司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
秩宗相禮辟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行掌慈密命弼契沃心
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
遽尔藏舟之嘆未展濟川之材素業久而逾彰清風沒而可尚
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
曰簡宜謚曰文簡以其簡儉之風厚於俗也張伯儀為荆南節
度使李希烈叛詔伯儀收安州官軍失利後除右龍武統軍及
卒伯儀故吏請謚於有司博士李吉甫訖論之曰或以張伯儀
嘗以推轂之任挫師安州於謚得無貶乎愚以為不然自中興
三十年而兵未習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若進
而亡師貶以為義誠揔干戈者必托於万全之名而亡一戰之
郊矣然則保其境而失利者亦君子所嫉也錄其忠而勸善者
非攘狄之志歟矧乎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為忠臣議名之
際褒勸所司請謚曰恭以旌厥美

段秀實為朱泚所害贈太尉興元初加褒贈謚曰忠烈初泚盜
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為涇源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
畜憤既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
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

皆秀實風所獎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韓旻率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倉惶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灵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弘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駱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迴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擣殺泚不得則始終不能向此賊称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繼而今明礼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原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体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体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万段我豈隨汝及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絇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亮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及何不殺我凶黨群至遂遇害焉至是始加褒贈

馬燧為司徒卒大常奏燧謚景武上改為莊武以避太祖謚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貞元十七年薨太常謚曰威武德宗曰武俊盡忠奏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為相誅張昌宗轉立中宗為武三思所害元和三年東之曾孫曠以謚事詣中書陳訊宰臣上聞因令有司授曠官仍定東之等謚東之為文正桓彦範為忠烈敬暉為貞烈崔去偉為文忠袁恕已為貞烈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六

掌禮部

三十四

謚法第二

希旨

繆妄

謚法

唐鄭珣瑜為相卒贈尚書右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議請謚文獻
兵部侍郎李巽駁曰夫謚所以昭德德既昭矣則文無以加焉
故相國鄭公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連恤人之美
有知難不行之節雖無文若知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正施之
人無譽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
潤色玉猷周文以至德為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為
美既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為備哉竊觀兩字之謚或有兼

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之為然亦與於近古
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旨
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為文足矣為
用猷或為猷可矣為用文或兩字兼謚切所未諭請下大常重
議博士徐復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決
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迹當時罕傳所以表賢易名寔
曰文猷夫文者煥乎大行猷者軒然高名今而褒之厥有經義
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再三以觀事君者今奉馭議議其無
是非無賑施無謗諤且司二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之事愚以為
異之馭所謂進拔者豈不擇群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銓衡
秉持鈞軸派品式叙英髦在朝若無將拔之明則何以致此但
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具端兆不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体不
平奸臣王叔文招權作朋將害于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詣相
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欲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乃情所規則
是非之明孰大於此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
廣愛為心莫不開移物之源布厚生之德政暴者恤災患免逋
租亦既當之矣其於薦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
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珣瑜之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
如蹇蹇匪躬前議也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
年李實為京兆尹殊恩畫接貴幸無比而實以嗟餘稱伐莫之
敢非珣瑜衆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酌其直焉得
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謗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

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文昭狄仁傑謚曰文惠魏徵陸象
先蘇瓌宋璟張說崔佑甫並謚曰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
裴耀卿張九齡並謚曰文獻李元絃韓休並曰文忠薛元超曰
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
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真
獻忠懿成簡皆不得其正矣我唐声明文物二百年更閱群才
發揮王度豈易名之典獨未得中邪不然何輕沮之為駁正所
謂但當論議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
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如常巨源附會兗黨李北海奪其嘉名
所言至公人則曰服今旣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
苟而已乎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者矣
夫威烈慎靜周王之勲德文脩文成漢祖之休命也霍光為宣
成孔光簡烈中代之謚也劉寬為照烈煬賜為文烈東都之宰
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况文之為名其義多矣經緯天地焉有
忠信節接禮焉有寬立不攝堅強不暴焉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焉夫匪一端各有攸當若皆俟西伯季孫之德然可稱文則魯
侯與文伯歎之類皆不得為文矣故誅謚之制因時旌別前議
珣瑜之行曰為一代之名丘斯其見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
參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文獻兵部侍郎李巽再議曰
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夫謚者春秋褒貶
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懲勸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歆
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人懲其惡而勸其善政不可苟夫

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
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威烈慎靜是也或時王之權以
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加而僭也孔光
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子過也貞惠學是也亦謚法所不
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記
失之也以一善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謚也夫
禮記者非盡賢聖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
蒼為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判定為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
盡宣尼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脩春秋游夏不能措
一詞以知禮記非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
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
瑜和茂脩整始終無缺可賢謂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
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
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翼興王室以道輔君
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
於心哉夫數公者皆自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
常典以明其行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
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數賢地也其劉仁執薛元超
李元紘美加字之謚皆黷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謂寒心豈當
舉之為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
化或忘身殉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比以典選為進善以
辭疾為疾惡皆尚為口辨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皆為進善

邪若然者則固為從從則不得為成縱兼施美惡齊致考之常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謚貞詔命加禩事出恩制不可據依爾後崔韶以平厲謚揚炎以壯繆易偵慎此皆惑於貞禩混淆不可之文詳在駁議今明其說恐悞後來事寢不報王士貞為成德軍節度使卒以其子承宗順不加謚太常博士馮宿以為懷柔之議不可遺其忠勞遂加之美謚

李吉甫為宰相薨太常謚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為敬度支郎張仲方駁議曰古者謚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太位者取其巨節茂諸細行重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紜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全才乘時作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變贊

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兼大權在已况謀罕成好惡循情輕脫寡信諂戾任險過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格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雙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盱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耻農人不得在畝績婦不得在桑耗賦歛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微邊徼之備遏運輓之勞僵尸流血骸骨成山毒痛之病號素無辜勦絕群生迄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為資畫著体理丕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

訂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取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侈是嗜而日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豈不近之匿愛也焉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重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曰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不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冠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為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賜謚曰忠

于頔薨贈太子賓客次常博士王彥威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游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縱橫倜儻之才刺史胡洲復南朝旧陂以溉民田由是馮鹵生稻黍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無籍者取什一代貧人入租故輕重以濟江南旱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不可隱深則及泉土總周棺水至露齒頔悉命以官地受葬當時稱為蘇州別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有征軍不乏見糧師未嘗退北尅吳房朗山生得賊將據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擬訖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弋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御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頓遽命武士持刃捕

粹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陳于鄧軍聲甚雄
人听目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
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
寓務求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
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
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利興害去為已任而令行禁
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
慘然未嘗自別其罪以是是戮人到于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下
浹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文子罪官賂
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寃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復
狠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太保繇文學政事揚歷中外卒當
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
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為不然夫類能而
授聖王之勸勉諷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
至於論議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諷乎易名則以優迹
春秋諷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挈其美繫度也不足以掩瑕
其御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之謚為厲不亦宜乎
勅賜謚曰思而尚書右丞張正甫封勅疏奏不答留中不下然
賜謚勅封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為同州刺史所封
勅取中書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太常博士王
彥威又上表云臣聞古之聖王立謚法之意所以張善惡垂勸
戒使一字之褒寵逾袞冕之賜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邦

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之大柄也伏以太子賓客致仕于頤頤
擁節旌恣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舉全師備作王樂侵
辱中使擒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故以定謚為厲今陛下
下忍改謚曰思誠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極懲建
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况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
之時一重息光盡望僥倖且如頤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
臣恐將來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頤者衆矣此其謚也則
又引頤為例則陛下何以處之是恩發於前而弊生於後矣又
臣比見長藩鎮服大寮者率多驕淫不道誅求自封貸足以藩
身威足以餌口而法吏顧望自愛或不能度料天刑生前綱已
漏鯨沒後戮而未就若以李吉甫近嘗則謚引之則吉甫之相
也豈犯上殺人乎以頤况之恐非論比如或以頤嘗入錢助國
改過求親兩使藩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剝下以奉上進
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徂征瘡
痍不絕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權以滄景來故國家高爵以
勸戎臣申恩以俟來者而襄陽名鎮也于頤文吏也居肘腋之
下有屈強之名錫之姻親始脩親禮豈可恃此况彼而以朝覲
為功乎若然者則頤雖有游夏文學龔黃政令班超之絕漢匪
躬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足以弭縫惡迹降減罪名伏惟陛
下以至聖至明之資周無偏無頗之道恩由義斷政以禮成使
褒貶道存僥倖路絕則天下幸甚右補闕高錢上疏曰夫謚者
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忠

臣义士雖受屈於生前死獲美名乱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沒
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脩春秋乱臣賊子惧蓋為
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文臣風聞此事是
四節度使李愬奏謁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車服
爵祿第宅則可若朝廷典法將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以
假人名器君子所司也若以假人是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矣于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
擅留逐臣邀遮天使當先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四方幸免
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為繆厲以沮兇邪豈特加美
名以惠奸惡如此則是于頔生為奸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
識之士以為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
為厲使典法無虧國章不紊杜祐卒贈大傅太常博士抑應規
謚忠簡博士尉遲汾又駁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于
物显其能考終得不為寬乎和好不爭自早士而極衆任一心
於理以惠物潔行庶止人無尤恐得不為一懈乎請謚為安簡
范希朝卒贈太師太常博士馮定請謚忠武礼部員外王源中
駁請下太常重定太常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
改謚宣

馬暢卒賜工部尚書太常博士林寶駁謚曰敬工部郎中崔備
駁議曰謹按謚法敬字之义與馬暢始終名迹不同考行之議
尚乖易名之典未正事須再牒礼院請重議者且以暢墳土猶
濕物訖上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議可也加史

用虛受之命難行况尚書責實當究其是非易名宜存乎褒貶
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於愧詞史臣或許其使傳
舊章既失後代何觀雖以禮之愛久無而亂名之責豈絕幸稽
前事用示後人其馬暢所謚為敬請更參議尚書兵部員外郎
常奕馭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徑正之敬以易
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此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勲
推恩而受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座交
結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用生前與孤
姪寡嫂分居競射醜声聞于時歿後使孽子孀妻披奸搜私分
言盈于庭此皆章著於視听者可以謚為敬乎議者曰先司徒
之籌畫而暢揣摩著策而遺焉參計於閨庭之內苟所言屢中
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寔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
武公之才畧光于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為予請謚得
非繆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游未知其孰為蘇黃也
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夫與端士而游乎暢之
門况謚法夙夜事者以其績用已紀非謂其曠日引月以至乎
終身也廉方徑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
謚為敬乎大凡言功伐設德行導其迹亦以觀善貶其名有以
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續典法哉若有司以有
為而為之則宜乎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欽改
謚曰縱設曰馬暢承藉故業歷居通显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
不能撫安嫂姪使之離析其干進也赴利而轉還其居家也操

下如東濕故時論鄙之謹按國史宇文士及居家多縱竟謚縱
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為謚蔣清為東都採訪判官死祿
山之難太和三年考功奏請謚曰初安祿山反清為留守李澄
從事與澄盧奕俱死以秩卑當時未行謚典至是其外孫吏部
郎中王高上聞故追謚焉

房式卒左散騎常侍博士陵旦請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駁
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搆難之初兇邪叶謀噉
嚼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魄磊不平鋒剝豐深者藏在
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大師奏授劔南西
川支度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剖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
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詳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
後逾年却復使耿會故大師薨歿劉闢潛扇逆謀禍亂始貽式
遂倖姦人之意為謫怪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
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
大喜而滿軍縣皆以為神授也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虛論
撫群邪申号令未嘗不以事為先深自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
異言鼓妖孽惑亂平人望壯克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瓌瓌之寇
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險阻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為浹
洽之辭激切嚚固不然何盤抵固根之甚也故使大師永貞元
年八月薨其時乾度任殿中侍御史前使支度判官劉闢曰攝
行軍司馬節度晉後九月初乾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其
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廻勅攝成都縣令其時闢授西川節

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內鎮兵張皇
虛聲熒惑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号為十五萬人轉牒墊屋
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匿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叅謀
曰符載令下之曰妖氣岔興下愚沸騰貪冒奸賞奔走叛命肩
磨較擊爭死恐後當此之時卬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
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覩時賊圍逼
梓州又王師諸軍稍稍繼至猖狂兇寇不復張矣然嘗察式之
為人柔而善佞不顧不義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
執礼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
天之度崇納污之德雖玄澤滂流鼓盪昭洗易名之典在正根
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
以求謚焉傾之為謚頗爭前狀請下大常專議博士李虞等重
訟曰式之在西蜀也八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
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搜而裝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
人亦知克闢斷頭之不曰然為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
烈之心斯可見矣豈可盡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
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訟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
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石所疑畏者十數於庭將盡殺之然
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護持者僅免於難摧向
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以
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如是則式之去希烈
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

疾任求之目不聞吉邑之口乃罪也無王浩好弃家之心無譙
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闢之反天子弃墳墓乃曰顧武說一夢
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唯
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軀已下哉使死之易則
王諒李業虞悝馮信不足貴也意者將不可必死望人乎始不
以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夫子
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于刑
罰不中止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
惚之夢馭諫之外無言者惧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陶謨曰五
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須當其罪
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依前謚為

傾謚伊慎卒貶太子太保太常博士崔詔請謚壯繆吏部尚書
韓臯馭諫不報崔從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卒從少以貞晦恭護
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為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
不知請四為方鎮無聲妓之娛太常定謚曰貞

令狐楚為興元節度使薨將終戒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
謚号無受軍府賻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無用鼓吹及將
葬嗣子請奉遺旨詔曰生為君臣沒有礼命終始之分可謂兩
全然以鹵薄哀榮之末節難違本意誅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
章鹵薄宜停易名須准舊例太常謚曰文

李愬元和中平吳元濟有功及卒博士元從質謚曰武尚書省
議以其謚與父西平王晟同宜改之從質云愬無他行以功定

謚不可改也問難數四竟不能駁其議今之定謚則不然也唯顧勢望恐為子孫之嫌歸於苟且故會昌朝陳商曾為禮部侍郎貽博士書曰古者太常博士職以公卿諸侯大夫死第其所舉行而褒貶焉使世世以一二字觀其道與不道拘襲言為文武忠孝所以失褒也執已見為繆荒報醜所以失貶也二柄之失博士不得其職往者不得享為政者不得道夫執已見拘襲言是有上中下質其一二字視緘金之輕重以緘金輕重貽後之寵懲偷忠道貞欺壘用人而為盡善加於行路皆博士忍其過而阿其時也夫天下人望執事以為質正然未有見執事能針其膏肓之病者若當貶而褒當褒而貶是猶祿跖殺夷絰締焚濟者也褒而褒之貶而貶之經紀既著善惡懸白勸大而用微所以使後代力行不易如冒山河江海草木四肢七竅以統幹而治自從其教也於戲博士職蓋不細願出意念慮焉

宋申錫官至宰相為鄭江構誣貶開州司馬會昌中報復官爵追謚曰穆

白居易為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大中三年十二月中

書侍郎平事曰敏中表請謚從之太常謚曰文

又云太中十三年宰相自敏中表請謚曰臣頃布衣爰及仕進飽曾之惠義士居易之文章斯人之亡各以數載屬先帝憂之際贈典未行過陛下盛明之初謚法宜其將跡行業以付冊書從之居易謚曰文僧孺謚曰簡

後唐朱漢賓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至晉天福二年太

常博士林弼議謚曰漢兵常侍僮不習庶隅遏鄴都奸卒之

訛言時銷叛乱却華師親隨之浮議俗致安康開國承家忠貞

保義而又散已奉而代逋欠闢荒榛而種麥藎民有袴襦之謚

野無穉滿之患安民禁暴威惠兼行而又知存亡之道進退之
理得善始令終之名亦其為之機其神也謚法不撓保節揚名
曰貞愛民好學寬俗仁慈曰惠請謚貞惠可之

安元信為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卒贈太師太
常博士賈緯謚曰叻居札駭式考經德雖以百行相成謚法
一善為定公經邦緯俗積行累仁置立摠名用彰殊烈按謚法
事君盡節曰忠体和居中曰懿在傳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
也春秋正義曰保已精粹立行純厚懿也公抑揚事任周施盛
明嘗險阻艱難兼溫良恭儉或宣風千里有負襁之民或布政
百城致隨軒之雨道光群后功著歷朝凡士大夫歎開幕之美
葉久謝無賢不肖感成蹊之桃李空存煥彼緹緡豐諸碑版今
被實錄非讓古人事君既有忠規為臣足以御衆復彰懿德從
政備焉前代所高斯謚之為當今請謚曰忠懿從之

錢元瓘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天福八年所司謚曰
莊穆王奉勅改謚曰文穆王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南平王
乾祐二年卒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即故吏陳行狀上考功
覆奏下乃詔謚今降勅新例也

周劉司為宋興軍節度使薨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極
歷戎事以忠貞自負洎領藩鎮能靖為禮無可鎮及民謚曰
忠惠議者是之

掌禮部

希旨

夫礼者所以定親疎决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故三代而下濟
哲之主曷嘗不講求文質稽考遺墜著為大法重之方來者乎
然而大臣失謨收司奏議當職折衷之論用成經久之規乃有
回邪之心險詖其行以揣摩為已任以附麗身謀忘典冊之格
言縱詭隨之臆說卒使舊章斯乱大政攸斲聿興相鼠之刺終
起白珪之詠貽誚千古守官者得不鑒之哉

夏父弗忌魯大夫也文公三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

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先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年其并見先大後小順也

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理也君子以為失礼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礼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爾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后帝天也云頌僖公郊祀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礼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先称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衛女思歸而不得故致問於姑姊君子曰

礼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弗忌故何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漢霍光為將軍昭帝初光緣武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緣因也雅意素旧之意

追上尊右曰孝哉皇后

晉段暢為博士大尉賈克薨下礼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

恭武帝不納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

宋徐爰為將作大匠便僻善柔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

朝儀文帝元加初使入侍左右顧問既長會於附又飾以典文

故為帝所任過大明世委奇尤重朝廷大禮儀文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遇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用孝武殷淑儀卒追進貴妃謚曰宣又諷有司創立新廟爰之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營考之古典顯有成據

梁劉勰為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享薦已用蔬菓而二郊農猶用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唐許敬宗為太子賓客高宗永徽初議者以貞禮未盡詔長孫無忌與杜正倫李義府及敬宗等重加緝定至顯德三年奏上之時敬宗府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貞觀

祝欽明為國子祭酒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將南郊欽明希旨上言皇后亦當助祭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理其禮若王有故則攝而薦徹逗遛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長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郡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禕衣第二搯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既助祭小祀即知搯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悉說唯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搯狄助祭先公不言恥祭天

地社稷自宜三隅而返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皇后之禮事不信主宗廟也若主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之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為天子父入母地先日娣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夕月於西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攝此其義也又禮記祭統曰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合二姓之姓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配一体之議也據此諸文則知后皇合助祭宜注同進帝意頗以為疑召禮官親問焉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帝問曰據合禮文不合欽緒對曰欽明所奏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文鄭玄王后六服最上禕衣從祭先王無祭天地之服欽明又進對曰此實鄭玄大錯誤不可依也帝命宰臣等取兩家狀對定問欽緒遂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之牙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稱事也又司几筵設祀先生之祚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入非天地獨稱祭祀也又接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則祀天亦稱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宗

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
摠名非獨天地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鬻人駘云大祭祀與量
人受舉筭之卒爵按尸與筭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
又欽明狀引九嬪駘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裸
獻亦無瑤爵此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言大祭祀即為
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駘云凡大祭祀王后有
故不與則攝而薦逗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
之禮欽緒等據此文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
以明之按此文凡祭大祀祭大祗享大鬼師執事而卜日宿視
滌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王盥制大号理其大禮詔相王之典禮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此位則宗廟之事故通大神大祗之祭也
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逗籩徹此一凡直是王
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應重起
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地後凡以別
之耳王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上凡相大王之禮以混下凡
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
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與則宗伯
攝而薦豆籩徹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
本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器物非祭
地所攝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
伯攝后薦豆祭又合何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
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見享先

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地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文服謂禕衣搢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也禕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搢狄祀先公及享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求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及三禮義宗明三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翟重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親桑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矣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同祫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按此右無祭天之事大宗伯自酌醴齊以獻是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邊非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婦夫親之按此事則王與后祭廟之禮非開祀天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周陳有等歷代史皇后無助祭之事又高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祭處無宗天皇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摠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無皇后助祭之禮又接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尊舊典所設助

祭實無明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在明主聖斷非臣不敢
言國子司業褚無量又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
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
欽若稽右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
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出典法天地
而行教化辨方地而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
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祀圓丘祭中最大皇后主
禮位甚尊若今郊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檢周官無此儀制
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
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太宗伯駘云若王祭祀則
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得行其祭事下文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其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節當云后若不與祭祀
則攝其薦豆籩於文王更起凡明是別生餘事矣事則上異則
別起幾王幾王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駘周禮一部之內
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
徹按九嬪云凡祭事贊后薦徹豆籩皇后進之而不徹者為宗
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
則贊與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
廟祭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也又按王后行事摠在內駘
中檢其駘文唯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為祭宗
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祀無裸以得知又祭天之器
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掌王后六服無

祭天之服而中車駘掌王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
無后亞獻以此諸文祭之故知后之不合助天地唯漢書郊祀
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
亂彞倫黷神誦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
三代秦誓曰正稽古立功事可以永年天之大理斯史策之良
戒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緘默請詢
碩儒俯考曲臺之故行圓丘之正義使聖朝叶昭曠之途天下
之義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定儀注官尚書左僕射常巨源又希
皇后旨叶同欽明之議奏言皇后合助祭請依欽明議為定帝
納其言竟以皇后為亞獻大臣季矯等女為齊娘執籩豆為欽
明又以安樂公主獨任權勢欲請公主為終獻遂引南郊儀注
謁者引終獻以為女相唐紹及蔣欽緒與之固爭欽明止以遂
尚書左僕射常巨源為終獻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為大常博士侍
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其祭祀之制或焚紙錢禳其
福祐近於誣者以是稍承恩遇肅宗即位累迁大常卿亦以祀
事見寵

繆妄

夫學不足以侍問智不足以躡遠周識頃益之理靡達弛張之
訓亦足以訖乎禮經之制作矣中代而下去聖逾遠而資出於
遠近討論爭於通博以致參掌厥事或非其人草創之初周克
稽古違失經之意貽先儒之誚紛錯儀範著史氏之譏斯亦出

於獨見因其失傳寢以成非罔之能正或乘其謬誤恣乎封執黷祭運祀徇情失度垂之後世良可惡哉

漢武帝元鼎中令諸儒習射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而群儒既

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書云而不敢騁帝為封祠罣視群

儒視讀曰示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礼不如魯善

弗用徐偃博士姓名周霸屬圖封事屬之者敬切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周霸人姓名於是帝黜偃而盡罷諸儒

弗用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門之外違禮二分之

義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今正月非其時也

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帝撥亂反正為太祖樂用武始

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

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

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者為行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逆制祖宗未終而預自尊顯者華

樂以厚敬致譏周人以預凶違禮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焉

蜀後主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亮初亡

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

道陌上言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

習隆中書郎向克等共上表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為沔陽使

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敬奉祠者皆限正廟斷其私以

崇正禮於是始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尊代之以元勳配享宗廟克等自不以是為言或後主又從之並非合於禮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就陽位之乂也南出

來設開闢遂於東南巳地創立郊壇

四年四月始兩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詔曰祈廟云賽非奉
尊上辭吾意有疑以為舊山川有許報故兩賽非大事不應告
廟臣子無要君之道黷祭於禮有違

成帝咸康三年臨軒遣使兼大保領軍村諸葛恢兼大尉護軍
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大極殿群臣
畢賀非禮也

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
而群臣畢賀為失禮

宋孝武末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詔將作大匠徐爰宜
習業以不爰答曰居喪禮習業何嫌少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詔
爰曰小功廢業三年何容讀書其專斷乖繆皆類此

明帝時廷尉處和議社稷合為一神散騎常侍王琨案旧糾駁
時和議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二月葬故大師李晟帝御南望春門臨送
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常參官哭拜於道路大常卿裴
郁草儀誤引令中書隔品致敬之文乃請宰相及二品已上者
哭而不拜送葬不拜禮官失也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六
月勅宗廟之禮嚴肅居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切方將身附安可
九室皆同既已禘遷豈宜四昭咸在宗正卿李子鴻實司祀事
誤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除減宜停見任博士既失於詳定御
史又曠於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致敬王彥威宜罰兩月俸料削
一階崔戰宜罰一季俸削兩階其後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
常博士不得更稱舊制致有差殊故事將有附禮者先告於太
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侍中於廟庭跪奏八室曰以今吉辰

其皇帝神主附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而不再告享畢祔于第九室設安神主之幕而齎之然後則告於大極殿不在告於大廟以孫祔于祖尊不得申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謀舊典令有司再告祔社于大極殿禮官報議不聽適屬宗正等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為春宗御史耿當省令不知其悞宰臣兼恕之遂下詔削罰而交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裡禮畢大赦天下宣赦畢宰臣率百寮稱賀於樓前仗退帝朝太后於興慶宮先是南郊禮畢不設御榻帝立受群臣稱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稱賀於興慶宮舉大典而有三聞皆有司之過也文宗太和五年六月貶權和大常博士權安為河南兵曹參軍安在險以朋附得官好持論而無依據以博士定故宰相常處厚謚諷逞私憾誣枉不實朝廷雜然非之故有是命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五月中書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三百年昭宗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安駕始封侯於 室新立廟於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時之恥先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歌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承桃既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湏叶徽章免貽群訟於理而論桃一遠宗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欲不言景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

尋常泛行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用文內不敬斥烈
聖之諱今改基宗為勅皆可之論者以為追尊之廟謚不稱宗
於禮得矣至如云生曾為帝享乃承祧即子孫續嗣以宗祧為
本明矣下文復云祧以遠廟安以帝於太廟則祧之一字義有
兩說乎時人多為宗祧去之祧禮則不然按祭法云遠廟為祧
有一祧鄭玄解祧者超也謂超然上去之意孔穎達正義云遠
廟為祧五世而遷之主藏於祧廟去祧為壇所謂遠有廟者即
始祖之廟也五世之後合遷之例以其有德百世不遷故謂之
三祧文王武王是也高祖太宗是也祧與遷異義在此矣又云
冊文中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夫先王制禮貴在折中君 有終
身之憂三年之喪豈盡其情哉賢者及之敬重其制也五世不

諱所謂達之極也按風俗通陳孔璋議諱云尊尊有義親親有
殺祭哀敬各有攸終敬令言著而可尊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
之後宰報木鐸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者即毀廟之主也息
遠屬絕名不可諱今昭宣皇帝上去玄宗十五世矣奏冊之以
避遠諱將以垂法信不典也如或上無所斷下無所齊即百代
之主皆可避也舍故諱新寧虛語乎名不正則正於人無所措
手及制禮作樂可不慎歟周世宗顯德定年十月太常禮院上
言去冬遷宗社於後設都其諸祠郊壇奏勅依西京制度脩築
伏緣司寒神原在西京後園水井所祠祭未審且在彼祭為復
於此勅曰據月令冬祭司寒於此郊其司寒一祠宜准月令施
行藏冰開冰司寒之神事屬別祭候有永室尚取旨揮時白敏

中以鴻儒為太常卿朝廷之內禮儀差可謂正而司寒小
詞不能按故實舉行及以冰井為請中書止別有令命正之大
為士子所笑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六



